

928  
匕  
1

皮子文藪

一



卷之三

四部叢刊集部

皮子文數



上海澠芬樓借湘潭  
袁氏藏明刊本景印  
原書校高營造尺五  
寸九分寬四寸四分

皮日休文集序

文藪

如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伯食  
邑九伯戶柳開撰

讀皮子文其目曰藪凡藪者澤也又曰淵藪也以  
其事物萃集之也古國之大各有藪焉魯大野晉  
大陸秦楊疇宋孟諸楚雲夢矣越具區齊海隅燕  
昭余祁鄭圃田周焦護皆為藪也謂是地之廣故  
以名之也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分里之不

同各名以異之焉然一天地矣予謂皮子之名數也疑為以其文之衆作之數也又疑為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以其文類不同各爲數也是文之類雖不同而曰數亦若魯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之數雖異而總一天地也都以文而統之是曰文數也疑而愛之觀其首又無所序說遂盡而讀之見其數之爲意也霍山爲賦之數首陽爲碑之數清鼎爲銘之數易商君傳爲讚之數周昌相趙爲論之數陵母爲頌之數心爲箴之數移成均

博士爲書之數三羞爲詩之數數之于文不可盡舉

若九諷十原決約其名幾尤者例而取之也謂疑雜著之類也

下題名也大野之下國之數焉霍山之下文之數也孰

謂皮子文數之義不曰是乎將不曰是即不在此而在於彼也傳者得以取義焉

文藪序

皮日休撰

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歸州東別墅編次其文復將貢于有司發篋叢萃繁如藪澤因名其書曰文藪焉比見元次山納文編于有司侍郎楊公浚見文編歎曰上第汚元子耳斯文也不敢希楊公之歎希當時作者一知耳賦者古詩之流也傷前王太佚作憂賦慮民道難濟作河橋賦念下情不達作霍山賦憫寒士道壅作桃花賦離騷

者文之菁英者傷於宏與今也不顯離騷作九諷  
文貴窮理理貴原情作十原太樂既亡至音不嗣  
作補周禮九夏歌兩漢庸儒賤我左氏作春秋決  
疑其餘碑銘讚頌論議書序皆上剥遠非下補近  
失非空言也較其道可在古人之後矣古風詩編  
之文末俾視之粗俊於口也亦由食魚遇鰐持肉  
偶牒皮子世錄著之于後亦太史公自序之意也  
凡二百篇爲十卷覽者無誚矣

皮日休文集卷目



皮

日休

文叢

第一卷

賦

霍山賦

憂賦

河橋賦

菟花賦

第二卷

諷悼

九諷系述

正俗

遇誘

見逐

悲遊

憫邪

端憂

紀祀

捨慕

潔死

悼貢

反招魂

### 第三卷

雜著

十原系述

原化

原寶

原親

原已

原卉

原用

原謗

原刑

原兵

原祭

補周禮九夏系文

九夏歌九篇

春秋決疑十篇

### 第四卷

碑銘讚

文中子碑

咎繇碑

首陽山碑

春申君碑

劉棗強碑

汴河銘

藍田關銘

隋鼎銘

三老董公讚

易商君列傳讚

## 第五卷

雜著

補大戴禮祭法

祀廟彌文

晉取陽樊論

秦穆謚繆論

漢斬丁公論

周昌相趙論

陵母頌

非沈約齊紀論

## 第六卷

箴

正沈約詩

補泓戰語

獨行

法言後序

六箴序

心箴

口箴

耳箴

目箴

手箴

足箴

動箴

靜箴

酒箴

食藏

第七卷

雜著

讀司馬法

請行周典

相解

惑典刑

悲摯獸

誚莊生

旌王字

斥胡建

白門表

無項託

郢州孟亭記

通玄子栖賓亭記

第八卷

雜著

正戶祭

讀韓詩外傳

題叔孫通傳

題後魏釋老志

題安昌侯傳

趙女傳

何武傳

鄙孝議上篇

鄙孝議下篇

內辨

第九卷

書

移元徵君書

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請孟子為學科

移成均博士書

鹿門隱書六十篇

第十卷

詩

三羞詩三首

七愛詩序

房杜二相國

李太尉晟

盧徵君鴻

元魯山

李翰林

白太傅

正樂府十篇

卒妻悲

橡媪歎

貪官怨

農父謠

路臣恨

賤貢士

頌夷臣

惜義鳥

誚虛器

哀隴民

奉獻致政裴秘監

秋夜有懷

喜鵲

蚊子

鹿門夏日

偶書

讀書

貧居秋日

閑夜酒醒

秋江曉望

旅舍除夜

過福上人舊居

陪江西裴公遊延慶寺

西塞山泊漁家

襄州春遊

送從弟歸復州

皮子世祿

皮日休文集自錄

皮日休文集卷第一



文數

賦

霍山賦

憂賦

河橋賦

苑花賦

霍山賦 幷序

臣日休以文爲命士所至州縣山川未嘗不求其

風謠以頌以文卒上發輶軒使得採以聞六年至  
壽之驛邑曰霍山山故岳也邑贊于趾至之二日  
離邑一舍望乎嶽神乎嶽將頌之文也及見之則目乎魑  
乎乎禪心乎聳神乎聳始歎狂其文寫其狀如丹  
青之不差也頌其風文其謠如金石之永播也既  
而其精怯然搏敵躁然械囚紛然棼終悅然墮空  
浩然渉溟幽然久瘡則知才智之劣如耄而加疾  
將杖而奔者於戲霍山之靈哉霍山之靈哉將闕  
其神而愚之邪抑有所達而託之邪其辰既浹其

精忽渝怯然而勝躁然而適紛然而靜悅然而安  
浩然而濟幽然而愈如壯而能決將陣而敵者於  
是狂其文寫其狀其詞曰

太始之氣有清有濁結濁爲山峻清爲岳其山厥  
臣其岳惟君惟南之鎮曰霍爲尊岳之大與地角  
壯與天勍勢荆豫華嵩青沂兗岱如垤而秀如塊  
而銳岳之高千仞萬仞蒼蒼茫茫日月相避其光  
望之數百里外爲天棟梁岳之尊端然御極聳然  
正位靜然而聽凝然而視其體當中如君之毅其

屬者如駢其母如枝其指若卑其儀若肅其位若  
之氣其秀如春其清若秋其翠如雲雲不能麗其  
色如煙煙不能鮮若雨收氣爽丹青滿天岳之靈  
其神不昧其報如響若雨用淫岳能霽之若歲用  
旱岳能澤之岳之德生之育之煦之和之開藪染  
卉萋萋迷藻繪數百里岳之形有雲鶯鶯其勃  
如怒有泉烈烈其來如決叱豐隆奔列缺轟然霹  
靂天地俱裂岳之異狀其勢如危或不可支若不  
可維或仰而呀有如吮空或俯而拔有如攫地其

曉而東有如冠日其暮而西有如孕月有水而脉  
有石而骨有洞而腹有崿而節或銳而勵或斲而  
截或迴而馳或併而折其經之怪之祥之詭之千  
種萬類繫不可得而詳記因神狂不能自主追而  
寐夢一人絳衣朱冕怪鬼魅形曰余祝歟之相也  
霍山余君之故治也尔賦之誠形矣勝矣怪矣興  
矣然義有弗備帝俾余蒞夫古有五岳霍居其一  
所以五岳相邇者唐虞之帝五載一巡狩一載而  
偏上以觀侯下以存民侯有治者陟不治者黜民

有寃者平窮者濟洎唐虞以降皆燔柴于霍我帝  
用饗其禮至周旦策而命我與諸岳星列中國自  
漢之後乃易我號而歸于衡故祝融遷都命余守  
霍今聖天子越唐邁虞而廢巡罷狩余之封內有  
可陟可黜可平可濟者是聖天子無由知之尔能  
以文請於職事之達者易衡之號以歸於我請天  
子復唐虞陟黜之義故尔之將賦余闕尔懷而不  
尔文帝曰有衡既遠有巡必勞惟霍之邇斯號可  
復賦者能言胡不俾傳帝俾余命尔錫尔文尔無

忘也臣曰請惟神貺既覺而書嗚呼異哉

憂賦并序

草茅臣日休見南蠻不賓天下徵發民力將弊乃  
爲賦以見其志詞曰

上自太古粵有民族顥若混命愚如視肉當斯時  
也雖三王之道不能化五帝之澤不能沐怠乎混  
沌欵起覘視驕分其形也有精有神其心也有偽  
有真既凋其質又秀其純有智有機有義有仁有  
怨有懟有悲有辛居人靈府者惄屬於神神之生

也攝爽孕精胎意嬰情不迹不昧無臭無聲不居于愚不侵于嬰先物而動先人而行不注而溢不絲而紫神之居也填胷塞臆冥冥默默靜如寐覽將語不得其遇如噎其飲如食其輕者勝其重者殛神之行也其居幽幽其行悠悠來不可抑去不可留其情如刺其緒如抽其剛爲憤其弱爲羞其子爲恨其孫爲愁入人之心也如毒如蟄如虔如劉不綸而漁不兵而蒐其堅也龍泉不能割其痛也草薙不能瘳入人之懷也倘佯隱隱遑遑

牢然不勝悒若有亡威能制佚力可摧剛乖人之性反天之常不喪而戚不役而忙不觸而醉不馳而狂是知食餼魚者不能已樹萱草者不可忘儻懷如嘵烏百  
反  
則者其人立傷入人之神也昧人之精燦人之英凝然而作如病宿醒雖有王澄之色必俛樂廣之神不清入人之首也欵從內執簪而上結不勞膏沐自清其髮有久而釋者則其人也冠絳簪雪入人之眉也於悒摧頽思不自裁動如葭灰飛上眉來顰然無力自落金盃有積而未

已者雙眉之翠如一月不開入人之目也端坐日晏凝然忘倦注睫直視外象不遍雖有斧藻之繡毛墻驪姬列於前昏如有事入人之耳也希希夷夷俯而不思般然滿耳其身如尸雖師曠之善聽苟入之也迅雷烈風亦不聞之入人之齒也噤其齒牙淡其含咀悲嗟既已哆如餓虎雖有臍炙餌餉堆其前糲不可茹入人四肢也如繫如維如勞如疲其力如柳弱不可支苟甚者消骨枯髓奪色削飢其人也立不勝衣噫嗚戲憂之甚也如斯向

其入之也臣皆有之然猶未憂何寔爲師既憂其身湏憂其時苟肉食者謀失而藿食者殃罹可不憂歟可不憂歟夫於政而疲於祿而尸王道不宣皇綱不維元惡作矣大盜乘之是臣憂也后妃之際陰教規矩夏德奎山周贊文母牝鷄無晨中饋有主苟奇衰而不黜乃神器之可取宮掖紊亂姦邪塵聚文信爲相而私后董偃作庸而尚主其甚也漢成母以國循性周宣后將權授父是臣憂也儲后之選寔賢與良少海增潤重離益光輔導不

至乃為猖狂歎戾園之思子嗟臨江之憫王斯愛  
是即惡乃易彰其甚者愍懷死而晉亂房陵易而  
隋亡是臣憂也封宗王嫡所以貴親茅土足以繼  
其後印綬足以飾其身至乃割域中之土宇半天  
下之黎民王猶未足亂以遄臻其甚者纂則王倫  
孫秀殺則清河萬人是臣憂也輔之而王在忠與  
良致叔父於折木取太公於釣璜寵之極也其化  
為權權之極也其化為強其甚者曹操以兵而上  
殿高澄抑帝而勸觴是臣憂也內豎之臣乃寵乃

綏豎刀亂齊之日伊庚禍宋之時西漢則中令扇  
述東京則劙鄉構基舉手天轉切齒國危其甚者  
陳蕃以賢而陷矣何進用忠而僇之是臣憂也賈  
誼愛時仕止於國傳桓譚非識官上於郡丞是臣  
憂也將在於軍君命不復知魏絳之法行見條侯  
之令肅郭開受諫李收就誅范睢一言武安被僇  
是臣憂也王臣蹇蹇言湏逆耳治亂終書善惡必  
紀趙盾終屈於董狐崔杼竟書於太史至有陳象

賄命相取資崔烈作司徒之日曹嵩為太尉之時  
未搜巖穴莫訪茅茨秦繆既誅於五羖桓魁將退  
於仲尼是臣憂也法令如經隨而補之肺石之上  
落人涕淚公孫鞅恢令之法嚴延年掃墓之期是  
臣憂也命將興師夸力四夷既侵嶺徼又定邊陲  
以無用之沙漠竭有限之民資是以先王謂之荒服  
後嗣謂之羈縻豈可使親帥武旅躬揮戰輝故漢  
高有白登之辱隋煬有鴈門之圍是臣憂也出警  
入蹕以示嚴肅非有事於名山即展義於群牧故

昭王遊漢水以無歸宣帝幸中山而不復是臣憂  
也功作非宜奪民農時我簠不粢我黍阻飢傾宮  
既作阿房又施人既怨矣鬼其泣之是臣憂也頭  
會箕歛關征市賦民之胥怨無所赴懇人厭進修  
家為積聚卜式出於富人洪羊拔於賈竖是臣憂  
也外戚之貴上公是列西漢則王根為玉山東京  
則郭況製金穴國步將移天澤未歇不師殷鑑尚  
遵覆轍是臣憂也大樂既沒淫聲是起宋都已改  
行人貪賄如斯陳國一時雄玉樹後庭花至死是

臣憂也先之而昌後之而亡先之者堯興唐舜興  
虞後之者矣喪夏辛喪商故王之憂國者而日旰  
不食士之憂位者載贊出疆鶴居鷺食者何汲汲  
孔席墨突者何遑遑故臣之憂也盡此而已矣願  
陛下憂之怡可致樂康道可躋羲皇則天下幸甚

河橋賦并序

咸通癸巳歲日休遊河觀橋之利不穢而濟羨其  
事著河橋賦其辭曰

西荒之外有崑崙山帝都之下豐隆在焉其表無

際其高礧天河漢極比昭回相連分其坎德遂有  
河源其出綿綿其流涓涓如帶是也濫觴信然如  
磬石以作注終裂城以成川迨乎放劖之世重華  
之年其水懷山其波浸天鼈怒則蹴翻五嶽鯨激  
則掉破百川迅渡欸而似曝湧湍潰而若煎潰地  
軸以摧矣爛天輪而缺然草木則尾閭之外日月  
則沃焦之巔人民死而為介保蟲化而為蠚有桑  
不績有麻不田此則乘塏望萬里之淵且夫天地  
之前者河生焉則盤石之神不能導而使歸海朴

父之力不能疏而使爲川豈非元命未降抑自上  
玄大聖未出大功未宣天之作矣抑有由焉於是  
堯之心惻然惄然咨其四嶽舉爾所賢天之元命  
不自於鯀鯀雖作矣其功不全果殛于山其罪昭  
然天之元命降而自禹禹既作矣其功如天於是  
禹之心憂然勞然股既無胈過不入門以已爲下  
以物爲先既乘橇以即樟又隨山而濬川道自積  
石至于龍門裂崖崿以風響斬斬巖而晝昏破靈  
怪窟斷天地根分其注使不可瀆修其流使不可

吞然後千巖萬壑雷吼電奔抉逆流而並瀦入渤  
海以猶渾天下安流昏墊無憂禹功既大舜禪克  
修其功也與天優優其績也與河悠悠兆庶其安  
九河如箭濁不可鑒逾不可見湍若驚風浪如狂  
電若此帝媿之世則其流也如絲如綫在昔典午  
之世也其君寔良其臣孔臧念濟者之太勞乃致  
功而去航子產之濟也不足比充國之奏也胡可  
方於是督斤斧於梓匠下材幹於豫章造其舟也  
乃烜乃杠乃輿乃梁功既奪於利涉力可侔於巨

防知禦龜龜者以妖為德聚魚鱉者以怪為祥觀其步高於空履險於深其形也若劍倚天外其狀也若龍橫水心其高也若大虹之貫天風吹不動其壯也若臣龜之壓海浪泛不沉曙色霍開濟者相排如川失水一物時來蹄響如雨車音若雷有賢有俊有隸有臺有貧有窶有貸有財噫前王之道深有旨哉在水則河橋曉濟在陸則四關盡開水之與陸一貫而來所以大同其軌廣納其材豈梁之防乎抑聞三代之橋也不斤不斧不徒不杠

以道為水以賢為梁濟民者民不病溺濟世者世不穢網開之也通仁流義閉之也關滻限荒夏之梁也曰湯殷之梁也曰昌周之梁也曰旦漢之梁也曰光自漢之季國竊主折為水者以降以強及隋之世為梁者唐故能濟民於萬方同軌於八荒是知河橋之義也可以獻於天王

桃花賦并序

余嘗慕宋廣平之高相安勁質剛慤毅狀疑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

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為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嗚呼以廣平之才未為是賦則蘇公果暇知其人哉將廣平困於窮厄於躉然強為是文邪日休於文尚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諷輒抑而不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為桃花賦其辭曰

伊祁氏之作春也有艷外之艷華中之華衆木不得融為桃花厥花伊何其美實多僅羣芳緣飾陽和開破萼璧低柔柯其色則不淡不深若素練

輕茜玉顏半艷若夫夷景妍時春含曉滋密即不幹繁若無枝絢絢婉婉夭夭怡怡或俛者若想或閑者如癡或向者若步或倚者如疲或溫曆而可薰或妖嬈而莫持或幽柔而旁午或脩冶而倒披或翹矣如望或疑然若思或奔儻而作態或窈窕而騁姿日將明兮似喜天將慘兮若悲近榆錢兮粧翠盛映楊柳兮顰愁眉輕紅拖裳動則裊香宛若鄭姬初見吳王夜景皎潔胡弄然秀發又若常娥欲舞明月蝶散蜂寂當閨脉脉又若妲已未

間裂帛或開故楚艷艷春曙又若息媯含情不語  
或臨金塘或交綺井又若西子浣沙見影玉露厭  
浥妖紅隊濕又若驪姬將諧而泣或在水濱或臨  
江浦又若神女見鄭交甫或臨廣庭或當高會又  
若韓娥將歌歛態微動輕風婆娑暖紅又若飛鸞  
舞于堂中半霑斜吹或動或止又若文姬將賦而  
思半葺倚旋互交通倚又若麗華侍宴初醉狂風  
猛雨一陣紅去又若戚姬死於鞠域花品之中此花最貴  
前砌側又若戚姬死於鞠域花品之中此花最貴

以衆為繁以多見鄙自是物情非關春意若民族  
之卉素流品秩之卑寒士他目則目他耳則耳或  
以怪而稱珍或以疎而見貴或有實而花垂或有  
花而實悴其花可以暢君之心目其實可以充君  
之口腹匪乎茲花他則碌碌我將修花品以此花  
爲第一懼俗情之橫議我曰不然爲之則已我目  
吾目我耳吾耳妍蚩決於心取捨斷於志豈於草  
木之品獨然信爲國芳如此

皮日休文集卷第一

皮日休文集卷第二

九諷系述

正俗

遇謗

見逐

悲遊

憫邪

端憂

紀祀

捨墓

潔死

悼賈

反招魂

九諷系述

在昔屈平既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為九歌辨窮愁而為九章是後詞人摭而為之皆所以嗜其辭詞擣其逸藻者也至若宋玉之九辯王襄之九懷劉向之九歎王逸之九思其為清愁素鬱幽抉古

秀皆得芝蘭之芬芳鸞鳳之毛羽也然自屈原以降繼而作者皆相去數百祀足知其文難述其詞罕繼者矣大凡有文人不擇難易皆出於毫端者乃大作者也楊雄之文丘軻乎而有廣騷也梁竦之詞班馬乎其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為離騷之兩派也昔者聖賢不偶命必著書以見志况斯文之怨抑歟噫吾之道不為不明吾之命未為未偶而見志於斯文者懼來世任臣之君因謗而去賢持祿之士以猜而遠德

故復嗣數賢之作以九為數命之曰九諷焉嗚呼  
百世之下復有修離騷章句者乎則吾之文未過  
不為平廣騷悼騷也

正俗

粵句宣之薄俗兮其風狡而且苦吾欲以直道握  
其邪心兮皆逞容而莫顧前誨行兮後止高諭仰  
兮下俯咸為吾之懷為愚兮並以吾之懲為偃蹇  
靈修之乃吾知兮先職我而為輔柰其臣之狺狺  
兮不知吾之所撫吾欲以明詰之性辨君臣之分

兮定文物之數吾欲以正評之道兮進忠賢而退  
奸豎吾欲以醇釀之化兮反當今而為往古吾欲  
以忖度之志兮定輶園而反規矩念儼覆之在位  
兮若梟羊之當路內灼怛以為儔兮復何知其所  
懇乃指天而欝悠兮將天奪乎國之枯永愁怒以  
何言兮將求知於吾祖

遇謗

有肪兮點而謂之不潔有泉兮壅而謂之不決有  
蘆兮轄而謂之不芳有軸兮鑽而謂之不轍聲喧

唏以無音兮氣鬱悒而空噎既愁愁以憎懼兮又謾謾而不訣誣彭祖以為孺兮謫殤子以為耋夥衆人之難信兮擇夸者之不悅佞為瘞兮何去姦為疣兮莫副讀為轡兮莫御謗為玉兮何切彘既膿而必烹兮木方蓼兮必折心轔轔以似車兮思綿綿而如惔手欲動兮似拳足將行兮如縛既不辨於顏跖遂一貫於堯桀吾哀生之不遲兮奚至死而憊憊念帝座之不燭兮胡交光於巷舌既何路以自辨兮遂漫藍而瘳刺

見逕

蘄尚之言兮美如蠟子蘭之氣兮釀於醒既怒睞以相向兮遂舉足而南征西愜愜以奚色兮心慄慄而何情耳方聰兮勿睽目方視兮勿盲日方當午兮便昊天方晝兮不明欲泣兮有血將啼兮失聲望靈修兮似失出國門兮若驚輶識怨兮亦緩駟知愁兮復鳴既倘佯兮夏永復眷戀兮南荆嗟子風凜於大訓兮澒漬骨之忠真既貲者之莫余容兮向重蒼而自盟既懃仁以憑義兮遂鉞信而

觀誠將真宰之不仁兮胡為役余以此生彼讐斯  
以有賊兮固不能容乎鷦鷯彼茨菉之叢穢兮固  
不能讓乎杜衡已矣乎國無人兮莫我苗將訴帝  
于玉京

悲遊

荷為禡兮芰為櫂荃為蘋兮薜為襟弭吾棹兮澧  
之浦駐吾楫兮湘之渭悲莫悲兮新去國怨莫怨  
兮新相思幽草蕭兮靜晚清漪澹兮去遲湘君欲  
出兮風水急帝子不來兮煙雨微芷既老兮深約

日將暮兮紅葢朝浮乎鶻跪夕叫乎羈鳩撻漾漾  
兮不止橫悠悠兮何之日出沒兮北渚雲依依兮  
九疑既無人以辨余兮又何心而怨咨退不解其  
咤慘兮進不知其忸怩寒蜩怨而無聲兮古木淒  
其寡枝嗟吾魄之不返兮千秋萬歲湘中馳

憫邪

慨天之道不明兮何獨生此大佞若猰㺄之能冠  
兮當一國而持柄見亂臣之及詐兮信其主以不  
競轍已覆而又遵佞性翻而不整不思心腹之疾

兮又玩膏肓之病竟客死於咸陽兮終不作毒王  
之卒既養競以遺患兮遂倒針而授柄將諛臣之  
肆禍兮豈上天之付命粵吾大以為不可兮彼以  
災而為慶儻靈修之魄有知兮刷吾耻於下暝

端憂

有一美人兮端憂千暗萬愁兮曾不得以少休腸  
結多以莫迴兮淚啼劇而不流王孫何處兮碧草  
極目公子不來兮清湘滿樓汀邊月色兮曉將曉  
浦上蘆花兮秋復秋天沉寥以似淬兮峯巒翠以

如抽簷兮颯兮雨岸杜若死兮霜洲遺余程兮澧  
之側整余陌兮湘之幽望女頌兮秭歸夢懷宋玉  
兮荆門愁欵向天以噭咷兮寸晷不可以少留不  
知吾魂之所處兮永寂寞以悠悠

紀祀

山之巔兮水之涘桂為祠兮蘭為位執玉桴兮扣  
雷鼓奠金鑪兮滴浮蟻薦瓊芳兮望暮雲獻椒醑  
兮拜寒水祝聃鑾以怪談兮巫妖治而魅醉波閃  
條兮湘君竹蕭疎兮帝子日將暮兮河伯秋正深

芳山鬼神之化芳何方人之艱芳至此胡不化其  
邪而為正芳胡不返其戾而為義胡不轉其亡而  
為興芳胡不易其亂而為治但血食於下國芳罪  
不少裨於有位吾將乘青螭而駕白虬芳將謁帝  
而訴神之累請天弧發鎗芳天棓行箕神速悔尤  
號俾吾靈修而易志

捨慕

粵吾秉志芳潔於瑾瑜芬其德而芳其道芳榮於  
蘂蕪將興國以覓罪芳擬佐王而蒙辜彼群小之

茸茸芳如慕冕之贊蜉以大鵬為爵芳以康瓠為  
瓶以袞衣為襟芳以黎丘為墟以鄭姬為醜芳以  
子產為愚以鮑焦為貪芳以孔聖為誣吾將奮鱗  
於大空芳奚獨慕此江湖吾將發榮於蟠桃芳奚  
獨守此蒿藋吾將蕩其魄芳驂風朝與軋車謁帝  
於冥冥之天芳秉其生殺之樞將飄飄以高逝芳  
亦何必懷此姦邪之故都

潔死

堯死芳舜滅禹殄芳湯絕似玉芳將沉如金芳永

沒行以仁兮止以義生以真兮死以潔念余曾不足以蹈聖闇兮亦慕茲而自悅湘浦兮煙深沅江兮風切顧影兮自憐撫躬兮永訣鬼慘兮天愁雨泣兮泉咽竟汨沒以淵淪兮永幽憂而佛鬱湘之山兮未盡湘之流兮不竭千秋兮愁雲萬古兮明月靈均之冤兮孰能銷其氣靈筠之愁兮孰能釋其結束者之目鑒兮無致位於牙孽

悼賈并序

余嘗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道真命世王佐之

才也自漢氏革羸高祖得於矢石不暇延儒人及為天子制缺度弛虞華而夷是時獨有叔孫生能定朝儀其制未悉唯生草其書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革輿服通流貨幣天祐漢祚灌興謗竟枉其道出傳湘沅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及渡沅湘沉文以弔之故其辭曰

臍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噫余釋生之意矣當戰國時屈平不用於荆則有齊趙秦魏矣何不捨荆而相他國乎余謂平雖遭斬尚子蘭之讒

不忍捨同姓之邦爲他國之相宜矣然則生之見  
棄又甚於平當漢時捨文帝則諸侯矣如適諸侯  
則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捨諸侯則胡越  
矣則新書之文滅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  
其憤深其詞隱而麗其藻傷而雅余悲生哀平之  
見弃又生不能自用其道嗚呼聖人之文與道也  
求知與用苟不在於一時而在於百世之後者乎  
其生之哀平歟余之悲生歟吾之道也廢與用幸  
未可知但不知百世之後得其文而存之者復何

人也咸通安未中南浮至沅湘復沈文以悼之其  
辭曰

粵炎緒之嫋綿兮其國度之未彰天錫生以命理  
芳與其道之益光偉吳公之知賢兮道其名於文  
皇既朝啟以召之兮遂位之於上庠愍耄儒之憲  
愚兮對天問之不臧既群儒之讓俊兮馳其譽之  
煌煌嗟大漢之丕緒兮蚪其賢於汙潢上下溷而  
不分兮議制削於驕王殺僇棼而不制兮斷猝胡  
其寇攘羨虜空以侵華兮曾不不能以抑強餌其

嗜之延延兮寔三代之計良念五德之更承兮論  
匱結而不綱乃秉臆以興說兮數用五而色尚黃  
又諸侯以開國兮輸其租於咸陽曾不得以撫民  
兮俾其君兮何忘請紆縞以乘印兮各馳化於所  
疆上既悅而欲大用兮遭絳灌與東陽道既擯兮  
何明乃出傳於沅湘浮沅波之翕洫兮或漾棹以  
夷猶望靈均之沒所兮顧其心之怊怊臨汨羅之  
浩漾兮想懷沙之幽憂森漻蘿以蒼鬱兮時逝坎  
以相號霧雨暗乎北渚螭螭毒乎芳洲景黯沮以

不明兮若天悼乎離騷香依依兮杜若韻淒淒兮  
築勞山隱隱以掃空兮煙微微而淡秋嗟吾不知  
所感兮淚廣恨以橫流當抱贊於渺藩兮曾無足  
以少休既炎亂以傷思兮又鷗鷺以動愁嗚呼哀  
哉世既不平領吾道以爲非兮吾復何依頻蘭憔  
悴兮根芳繁滋鱗鳳匿迹兮梟獍騰威憤匠罷斧  
斃拙者構之離婁閉目兮瞽者楊眉子都蒙袂兮  
敷治騁姿嗚呼哀哉亦先生之尤也貽其世之不  
可兮何不解而去位又垂萬世之名取捨在此矣

自謗於童羖兮乃憫然而為累蓋伊尹三就五就  
之心兮與其民之可治奈惛惛以不悟兮又被之  
以非議幸一人之再覺兮蒼受釐之與義既辱王  
以墮駕兮乃寃慟而已矣訊曰君不明兮莫我知  
幽都寂兮和涕歸文懸日月兮俟後聖用之大故  
忽兮其何足悲

反招魂并序

屈原作大招魂或曰景差作  
疑不能明宋玉作招魂皮子以  
為忠放不如守介而死奚招魂為故作反招魂一

篇以辨之辭曰

承溟涬之命兮付余才而輔君君既不得乎志兮  
余飄飄而播遷余將蕩大空而就滅兮君又招余  
俾復身余詣帝以請訣兮帝俾巫陽以筮去巫陽  
語余以不可歸兮故作詞以招君乃下招曰君兮  
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其君雄虺兮其民封狐些  
食民之肝鬲以為其肉兮摘民之髮膚以為其衣  
些朝刀鋸而暮鼎鑊兮上曠昧而下墨眉屎廢些  
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余昔為比干之魂兮

于侏而余去此未聞于貪生以自招兮余竟潔其所處此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此余昔為伍胥之魂兮胥僇而余逃此未聞胥貪位以惜生兮執屬鏹而不滯此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此余昔為弘演之魂兮演自殘而余行此未聞演惜命以不死兮俾其義而益明此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此帝命余以輔君兮亦以君之忠不此今以忠而見聞兮尚盤桓而有待此將自富貴而入羈旅兮其志乃悔此將戀骨肉而惜家族兮何不自裁

悲泉食母而獍食父兮見禽獸之為害苟凶殘者眉壽兮實泉鏡而同名此君乎慎勿懷故都之戀歸來乎余為君存千古忠烈之榮枯

皮

皮日休文集卷第二

三

皮日休文集卷第三

文數

文

十原系述

原化

原寶

原親

原已

原奔

原用

原謗

原刑

原祭

補周禮九夏系文

九夏歌九篇

春秋決疑十篇

十原系述

文原者何也原其所自始也窮大聖之始性根古

人之終義兵在十原乎嗚呼誰能窮理盡性通出  
洞微爲吾補三墳之逸篇修五典之墮策重爲聖  
人之一經者哉否則吾於文尚有歉然者乎

原化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孔其  
質也道德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  
有芳是而能理者也至于東漢西域之教始流中  
夏其民也舉族生敬盡財施濟子去其父夫亡其  
妻蟲蟲蠶蠶慕其風蹈其柵者若百川蕩漫不可

止者何哉所謂聖人之化者不曰化民乎今知化者唯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人之化者則戶以為喚豈聖人之化不及於西域氏邪何其妄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道則存乎言其教則在乎文有違其言悖其教者即妄矣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岳其基而溟其源亂於楊墨也甚矣如是為士則孰有孟子哉千世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瞑視詣於千百人

內其言雖行其道勝苟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為孟子矣譬天下之民皆桀民也苟有一堯民處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者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率邪以禦衆搢亂以治天下其賢尚尔則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難哉不曰難哉

原寶

或問或者曰物至貴者金玉焉人至急曰粟帛焉夫一民之飢須粟以飽之一民之寒須帛以暖之

未聞黃金能療飢白玉能免寒也民不反是貴而  
貴金石也何哉曰金玉者古聖王之所貴也其在  
舜典則曰修五玉也其在春秋則曰諸侯貢金九  
牧禹所以鑄鼎衆物王所以飾禮金所以備貢以  
斯為貴貴不多乎曰舜取五玉以備禮禹鑄九金  
以為鼎由言其禮不為諸侯乎不為人民乎苟無  
粟與帛是無諸侯與人民也則五玉九金豈徒貴  
哉如舜不脩五玉禹不鑄九金三代之祭祀不以  
玉貨賄不以金矣由是言之金玉者王者之用也

苟為政者下其令曰金玉不藏於民家如有藏者  
以盜法法之民不藏矣法既若是民必貴粟帛弃  
金玉雖欲男不耕而女不織豈可得哉或者曰然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  
橫肌勞骨傷愛毀性以為教嗚呼孟子所謂古者  
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是遺其身者  
也不能得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之佞臣愛人  
之貴過於其親必捨而事之公子開方是也愛人

之權過乎其子必殺而循之易牙是也自茲以降  
為夫強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先殺己宗矣噫教  
尚不可況其殺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  
公誅管蔡石碏殺石厚叔向僇叔魚漢文流淮南  
可乎曰均是親也賢則能嗣凶則能覆族均是害  
也周公不誅則它人誅之石碏不殺則它人殺之  
叔向不僇則它人僇之漢文不流則它人流之已  
刑則及一人佗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  
也刑也者仁在其中矣殺宗王莽殺子宇是也

原已

能以心求道者不曰已乎能以心為天子為諸侯  
為賢聖者不曰已乎是已之重不獨重於人抑亦  
重於道也嘗試論之能辱已者必能辱於人能輕  
已者必能輕於人能若已者必能若於人為顏孔  
者非作寶乎已者也為盜賊者非佗殘乎已者也  
故古之士有不出戶庭名重於嵩衡道廣於溟渤  
者敬於已而已矣或曰所謂敬已者不曰不能害  
已乎如豎貂自宮能敬已乎鮑莊刖足能敬已乎

曰均是敬也均是害也其媚與直不同也所謂敬於己者以道也害及己者亦以道也或曰聖人汲汲於民至若堯如腊舜如腒其勞至矣於己安乎曰勞者勞於心也勞一心而安天下若禹者股無肢腫無毛其勞亦至矣勞者勞於身也勞一身而安萬世者也古者有殺身以成仁者况勞者歟嗚呼吾觀於今之世詭頗媿笑辱身卑已汲汲于進如豎貂者幾希

原弈

問弈之原於或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丹朱之為是信固有其道焉皮子曰夫弈之爲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焉負之勢不兵甲而犇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彼得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說偽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偽則亂是弈之必然也雖弈秋荐出必用吾言焉嘗試論之夫堯之有仁義禮智信性

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豈區區出其  
識謀小智穴著其術用爭勝負哉堯之世三苗不  
服以堯之仁苗之慢堯兵而燭之由羅人殺鵠鶴  
獻人烹鰐者矣堯不忍加兵而以命舜舜不忍  
伐而敷之文德然後有苗格焉以有苗之慢尚不  
加兵豈能以害詐之心爭偽之智用為戰法教其  
子以伐國哉則弈之始作必起自戰國有害詐爭  
偽之道當從橫者流之作矣豈曰堯哉豈曰堯哉

原用

堯為諸侯非天子也摯之民用之舜為鰥民  
非求為天子也堯之民用之或曰摯善亦堯乎曰  
亦堯而已矣曰摯與堯其民俱捨之則善惡奚分  
邪曰摯固不仁矣堯固仁矣堯仁如是民尚慕舜  
况有君惡於摯君道不如堯焉得民性哉故曰聖  
人不求用而民用之求用而聖人不用之曰若是  
則孔子奚不用魯曷用之則魯化不用之天下奚

化

原謗

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未有美於味而民不知者  
便於用而民不由者厚於生而民不求者然而暑  
雨亦怨之祁寒亦怨之已不善而禍及亦怨之已  
不儉而貧及亦怨之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天尚  
如此况於君乎況於鬼神乎是其怨懲恨讐讐倍  
於天矣有帝天下君一國者可不慎歟故堯有不  
慈之毀舜有不孝之謗殊不知堯慈被天下而不  
在子舜孝及萬世乃不在於父嗚呼堯舜大聖也  
民且謗之後之王天下有不為堯舜之行者則民

扼其吭奪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為甚矣

原刑

或曰丹朱為諸侯舜為天子丹朱為過舜誅之乎  
商均為諸侯禹為天子商均有過禹誅之乎曰不  
也朱均之為國必有舜禹之吏翼而治之何容朱  
均得暴其民也哉苟有過必諭之諭而不可奪其  
政如誅之者去堯舜之嗣也焉有為人臣而去其  
君嗣哉或曰法家嚴而少恩周官有八議漢法有  
三章徵八議也雖然人可免以三章而親賢必刑

何哉曰聖賢在世不能無過以輕重議之可加以  
謗刑刑之雖周孔其可免諸

原兵

管子說蚩尤割廬山之金以鑄五兵說者或云蚩  
尤古天子則炎黃繼命其間無蚩尤之運也案史  
記云蚩尤與其大夫作亂如此為庶人之暴者且  
庶人不當有大夫日休以為蚩尤乃黃帝之諸侯  
蓋其為人暴黃帝征而滅之如此為庶人一夫之  
暴不足當天子用兵也又明矣嗚呼昭然之理前

賤憎之況大聖之深旨哉

原祭

說者以蚩尤為五兵每有師祭當祭蚩尤譖厥亂  
甚矣皮子直以蚩尤为黃帝逆亂之臣五兵直作  
於炎帝固始者自蚩尤始以其亂逆且不當祀况  
果不自蚩尤蚩尤不道黃帝滅之又不當以不道  
充祀軒轅五帝之首能以武定亂以德被後今之  
師祭宜以軒轅為主炎帝配之於義為允

補周禮九夏系文

周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  
成注云夏者大也樂之大者歌有九也九夏者皆  
詩篇名也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  
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嗚呼吾觀之曾頌其  
古也亦久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夫大樂既去至  
音不嗣公頌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今不足以入用  
庸可頌乎頌之亡者俾千世下鄭衛之內窈窕貞  
寢獨有大卷之一章者乎

### 九夏歌九篇

王夏之歌者王出入之所奏也  
燁燁皎日歛在于天厥明御舒如王出焉  
燁燁皎月歛嚴于地厥晦厥貞如王入焉  
出有龍旂入有琳珮勿驅惟慎惟戒  
出有嘉謀入有內則繄彼臣庶欽王之式

肆夏之歌者戶出入之所奏也

### 王夏四草章四句

愔愔清廟儀嚴服我戶出矣迎神之轂  
杳杳陰竹坎坎鎗鼓我戶入矣得神之祐

肆夏二章章四句

昭夏之歌者牲出入之所奏也

有爵有鬯有儀有彝九變未作金乘來之  
既醑既醑爰竦爰舞象物既降金乘之去

昭夏二章章四句

納夏之歌者四方賓客來之所奏也

麟之儀儀不紮不維樂德而至如賓之娛  
鳳之愉愉不筭不筭樂德而至如賓之娛  
自筐及筥我有牢醉自筐及筐我有貨幣

我牢不愆我貨不匱穎穎其才有樂而止

約夏四章章四句

章夏之歌者臣有功之所奏也

王有虎臣錫之鉞鉞征彼不憊一撲而滅

王有虎臣錫之圭瓚征彼不享一烘而泮

王有掌訢迺爾疆理王有掌客饋爾饔餼

何以樂之金石九奏何以錫之龍旂九旒

章夏四章章四句

齊夏之歌者夫人祭之所奏也

里口年月日

靈衡

翬翬榆翟自內而祭為君之則

齊夏二章章四句

族夏之歌者族人酌之所奏也

洪源誰孕疏為江河大塊孰挺播為山阿  
厥流浩漾厥勢嵯峨今君之酌慰我實多

族夏二章章四句

械夏之歌者賓既出之所奏也

禮酒既酌嘉賓既厚牘之為奏

禮酒既竭嘉賓既悅應為之節

禮酒既饗嘉賓既醒雅為之行

牘應雅三樂器也

械夏三章章三句

鶩夏之歌者公出入之所奏也

桓桓其珪袞袞其衣出作二伯天子是毗

桓桓其珪袞袞其服入作三孤四人是福

鶩夏三章章四句

春秋決疑十篇

夫趙盾弑君莒僕殺父春秋顯書其過何則楚公子國弑其君鄭敖子駟弑其君僖公齊人弑其悼

公各以疾赴春秋皆書曰卒乎曰人之生也上有天地次有君父君父可弑是無天地乃生人之大惡有識之弘耻亦由漢書云律母妻母之文聖人所不書是也趙盾反不討賊董狐謂為殺君豈僕以其實來奔里革謂其弑父斯二者罪名已彰仲尼承彰而書耳斯三逆者弑君以疾赴仲尼非可誣也據赴而書者不忍也故不忍也者恥在其中焉懲在其中焉夫春秋弑君三十六其餘之逆亦據赴而書耳

夫趙孟以無辭伐國杞伯以夷禮來朝春秋皆貶之曰人曰子何至其罪大者為之隱其過小者必以書之曰伐國無辭專君之命也君而可專孰有其國得不貶之乎若不罪大者為之隱推亡也其罪小者必以書固存也

夫齊荼野幕之弑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縊禍因常壽而春秋歸罪於陳乞公子比者不其遠乎曰野幕之弑罪歸陳乞陽生之罪可知矣乾谿之縊罪歸于比常壽之罪可知矣春秋之旨壁旨酷吏決

獄髡鉗之刑尚猶不捨刀鋸之戮何自而逃

夫齊桓救衛不書狄滅晉文召王而云狩于河陽  
曰狄貫滅衛因桓救而獲全斯不滅矣文實召王  
因王來而稱狩斯不召矣苟桓不能救衛文不能  
庄王必書狄滅衛晉人召天王河陽矣故春秋之  
時滅人國者多救人國者鮮仲尼旌其勤王也夫哀八年及  
周者衆朝周者鮮仲尼旌其勤王也夫哀八年及  
十三年公再與吳盟皆不書八年注云不書盟恥  
吳夷十三年注云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也桓

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則書吳實華族其道夷也以  
強要盟不曰夷乎戎實夷族其道華也以道好盟  
不曰華乎故恥而不書懲也以戎而書勸也

夫桓二年書曰宋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僖十年又書曰里克殺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夫君稱弑也而去及者是君臣無別也弑之者罪  
臣下也夫孔父以奪室見弑荀息以立君被誅是  
無辜之怨是以及襃之者何自臣及君也蓋貶華  
父與里克也俾孔父之死如與夷之死荀息之死

如卓子之死及之者貴之也

夫姜氏淫奔子般夫酷魯之醜也諱之可也至如公有晉葬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皆諱之者何曰周之有葬魯送可也如晉以盟主而臣魯諱之者諱乎以諸侯而事諸侯諸侯有過則削地有逆則夷宗齊魯一體諱之者諱乎以諸侯而正於諸侯也夫天下有道小國事大國邾小國也而魯諱之者諱乎以大國而敗於小國也

夫定六年鄭滅許男歸而哀元年又書許男與楚

圍蔡曰鄭實滅許而後或復之當復之時其赴不至於魯故不書耳凡國有來赴者雖小必書宋之六鵠退飛是也無來赴雖大亦闕晉之滅耿滅霍滅魏是也夫楚實滅陳後復封之狄實滅衛後復全之斯亦詩之類是也

夫春秋之旨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執我行人鄭弃其師墮石宋五若斯者即古史之全文也奚在其筆削乎曰仲尼因魯史而脩春秋是明不誣於人也又曰知我者亦以春秋罪我者亦以

春秋其是之謂乎者楊子之草玄其叢則易其文  
則立是也  
夫宋襄執勝子而誣之以得罪春秋則承赴而書  
何至曹之君也殺者五遂者二並闕而不書荀如  
是懲惡勸善何以的亂臣賊子何以知懼吳仲  
丘修春秋而依徵其者固有俟爾苟無丘明發決  
其與廟通其立亦起來而責實也非可誣也如自  
書其曾之殺遂者則魯人攘羊仲尼證之也  
皮日休文集卷第三

皮日休文集卷第四

文數

碑銘讚

文中子碑

咎繇碑

首陽山碑

劉秉強碑

汴河碑

藍田關銘

隋鼎銘

新城三老董公讚

易商君列傳讚

文中子碑

天不能言陰陽乎民民不可繼是生聖人聖人之道德與命符是為堯舜性與命乖是為孔顏噫仲尼之化不及於一國而被於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需于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乎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夐乎千世而可繼孟氏

者復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諱通生于陳隋之間以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經敷為中說以行教于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弟者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欽欽於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設先生生于孔聖世余恐不在游夏亞况七十子歟惜乎德與

命乖不及覩吾唐受命而歿苟唐得而用之貞觀  
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餘歲  
生曰皮曰休嘗先生道業先生文因讀文中子後  
序尚闕于贊述想先生封隧在所因為銘曰

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物聖教乃出先生百氏黜  
迹六藝騰英道符真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為唐  
之楨差肩明哲接武名鄉未渝一紀致我太平先  
生之功莫之與京

咎繇碑

噫諱諱之命必歸于德盛者出不徒然上應運次  
命代苟非相者數十祀翼出於一時者其運與命  
彼失此得彼得此失咸在乎諱諱之命焉奚在歸  
平德也夫帝摯之德不盛于堯堯而得焉十六族  
之德不盛于舜舜而得焉至于咎繇德齊于舜禹  
道超乎稷啓禹薦于天不命而歿則諱諱之命奚  
歸乎嗚呼天何為哉不付咎繇之命者將欲空受  
天下哉未必獨死咎繇也設咎繇得天下其慕必  
薦益得天下其暮之薦必有其人自咎繇之降

空授之主其暴民躉天者可忍言也哉太史公曰禹封咎繇之後于英六年春日休自淝陵之江左道出英六城下因求遺寶厥祀存焉乃絓馬于古木再拜于廟庭退而碑之請桮陽小尹刊于壁銘曰

惟天降聖不錫厥命一篇帝謨百王之鏡禹有奚  
渴薦之不定啓有令德受之而正已矣何傷明德  
逾盛

首陽山碑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  
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  
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  
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為其貞澹然冰玉  
不足為其潔非自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况當萬  
世富貴之士哉斯自信乎道天地不可得而應也  
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  
豈有意於文武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  
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也不曰得人乎既得仁而仁

不取其諫則夷齊死之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人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邵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 春申君碑

士以知已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主要在強其國尊其君也上可以霸略次可以忠烈無王術

而有霸略者可以勝人國無霸略而有忠烈者亦足以勝人國春申君之道復何如哉憂荆不勝以身市奇計不曰忠乎荆太子既去歌孤在秦其信刑待禍若自屠以當餒虎不曰烈乎然徙都於壽春失鄧塞之固去方城之險捨江漢之利其為謀已下矣猶死以吳為宮室以魯為封疆春申之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荀卿之術廣聖深道用之暮月荆可王矣卒以猜去士以謗免賢於戇儒術之道其與藏天地其明燭鬼神春申且不悟况李園之

陰謀豈易悟哉豈易悟哉

劉棗強碑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于南朝壞于陳叔寶  
然今之業是者苣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矣苟  
不能求麗於江左即南朝矣或過為豔傷麗病者  
即南朝之罪人吾唐來有是業者言出天地外思  
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  
磊落落真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百歲有是業者  
彫金篆玉牢奇籟怪百鍛為字千練成句雖不在

躅太白亦後來之佳作也有與李賀同時有劉棗  
強焉先生姓劉氏名言史不詳其鄉里所有歌詩  
千首其美麗恢贍自賀外世莫得比王武俊之節  
制鎮冀也先生造之武俊性雄健頗好詞藝一見  
先生遂加異敬將署之賓位先生辭免武俊善騎  
射載先生以貳乘逞其藝於野武俊先騎驚雙鴨  
起於蒲稗間武俊控弦弦不再發雙鴨聯斃於地  
武俊歡甚命先生曰某之伎如是先生之詞如是  
可謂文武之會矣何不出一言以讚邪先生由是

馬上草射鶻歌以示武俊議者以為補正平鸚鵡賦之類也武俊益重先生由是奏請官先生詔授棗強縣令先生辭疾不就世重之曰劉棗強亦如范來燕之類焉故相國隴西公夷簡之節度瀘南也少與先生游且思以見命列將以襄之歸器干事賂武俊以請先生武俊許之先生由是為漢南相府賓冠隴西公日與之為筆宴其獻酬之歌詩大播于當時隴西公從事或曰以其下走之才誠不足汚辱重地劉棗強至衆必以公賓劉於衆吏

之上何設之如是公曰愚非惜幕間一足地不容劉也然視其狀有不足稱者諸公視其與劉分豈有間然哉反為之惜其壽尔後不得已問先生所欲為先生曰司功掾甚閑或可承闕相國由是掾之雖居官曹宴見與從事儀將後從事又曰劉棗強縱不容在賓署承之於掾曹訛矣奚不疏整其秩相國不得已而表奏焉詔下之日先生不恙而卒相國哀之慟曰果然正掾曹煞吾愛客葬之有加等墳去襄陽郭五里曰柳子關後先生數十

歲日休始以鄙文稱于襄陽邑人劉永高士也嘗述先生之道業嘗咏先生之歌詩且歎曰襄之人只知有孟浩然墓不知有先生墓恐百歲之後埋滅而不聞與荆棘凡骨溷吾子之文吾當刊焉日休白存既摭實錄之何愧嗚呼先生之官卑不稱其德宜加私謚然棗強之號世已美矣故不加焉是為劉棗強碑銘曰

已矣先生祿不厚矣彼蒼不誠位既過於趙壹考才又逾於祢衡既當時之有道兮非歿世而無名

嗚呼襄陽之西墳高三尺而不樹者其先生之故塋

汴河銘

夫垂後以德者當時逸而後時羨垂後以功者當時勞而後時利若然者守道之主惟恐德不羨後時逸於己民也夸力之主惟恐功不及當時勞於己民也故天下也不逸不足守不勞不可去致其利害生於賢愚之主自古然耶則隋之號淇汴鑿太行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

也今自九河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  
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不勞一夫之荷畚一  
牛之鑿險而先功魏魏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  
哉尚恐國家有淇汴太行之役因獻纏誠是為汴  
河銘

惟河濱濱有馬之軌厥有暴隋鑿通津澤立疲  
民夜哭溺鬼以惜流川如松貫地龍舟未故江者  
已搘陳迹空逐波不止在隋則害在唐則禍  
呼聖王守此而已

鹽田闢記

六年皮子訓諸侯貢士之薦入京程至鹽田闢覩  
山形闢勢迴抱于天旁欲深眸危將橫覽嘵將造  
物者心是而力邪不然者何壯觀者斯之盛也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信矣哉若為天下之樞  
機萬世之間闢者非茲闢而莫守也因陳其規是  
為鹽田闢銘曰

天鋪唐業地造唐闢千嵒作鑿萬嶂為塹難圖其  
形崇其秀雙扉未開天地如斗車然畫磬人流

如濟似晝秦圖鋪於馬底嶮不可侵唯王之心矧夫茲關獨可規臨

隋鼎銘

隋氏有鼎其器非古以詐為金以賊為鑄以虧火煎四海以毒氣蒸九土天假唐力杠之仁地以澤撲虐火以德銷毒氣既折其足又齧其耳噫戲聖王無畜茲器

新城三老董公讚并序

在漢之取天下也三傑而已矣蕭何苦民力以給

兵韓信殺民命以騁戰功留侯設詭策以離秦項當其時未聞仁義說于君者而董公乃諭之以喪義帝至使天下宗漢者為其喪義帝也夫漢祖以曹參雖有攻城野戰之功不如蕭何也信矣焉至于苦民力殺民命設詭策反不若董公之功也哉如高祖為天子以公為師友行其道於時其利可知矣公之道已行於漢而不覩封賞之禮又當時史氏無一字以襄者因為讚以旌之  
項氏狂攘賊我懷王天命未的孰存與亡曠曠董

公一言漢昌一人弑君天下皆傷一人哭君天下  
皆喪項由是弱漢由是強扶義而征可知軒黃唱  
仁而戰可知武湯用于天道折彼雄鎊繫公之道  
與漢而光

易商君列傳讚并序

商君者用於孝公制其法而秦給御其謀而魏敗  
封邑未居輒刑以及嗚呼商君之莊秦雖不必盡  
是然亦至矣太史貶之過實非以欺公子印刑公  
孫虔拒杜摯之說者乎然有一是亦足救斯非也

余悲商君忠而受刑因重述其行事以讚曰

商君之于孝公也一二見孝公不悟其說非皇王  
之道行之難不及其身者乎斯公之罪也在商君  
有心於是道不亦多乎當商君一二說孝公行之  
商君必為阿衡矣嗚呼卒以奇令特用自蒙於僇  
悲夫

皮日休文集卷第四

皮日休文集卷第五

文藪

文論頌序

補大戴禮祭法文

祀瘞瘞文

晉文公取陽樊論

秦穆謚繆論

漢斬丁公論

周昌相趙論

陵母頌

非沈約齊論

正沈約詩

補公戰語

獨行

法言後序

補大戴禮祭法文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咎錄作帝謨為士師其  
遺參乎舜禹不曰法施於人乎何祀典之闕哉祭  
法曰能禦大災則祀之堯舜之世山林著鳥獸舉

益作虞也山林棲鳥獸鮮人民安不曰能禦大災  
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昔者  
周公輔武成尊殷亂佐成而立周業制禮樂立明  
堂不曰以勞定國乎何祀典之闕哉如以咎錄伯  
益之功小于舜禹不在祀典則契為司徒而民成  
咎錄也宜勸其官而死伯益也如以聖人制禮  
自有七廟不合列在祀典則文王以文治武王以  
武功周公也如皆以功烈列於民者則吾之先師  
仲尼遺德於百王垂化於萬世孰不若契為司徒

冥勤其官也哉日休懼聖人之文將亂而墜敢參  
補而附之文曰咎繇能平其法以位終益能立其  
功以讓禹政周公以文化仲尼以德成非此族也  
不在祀典

祀瘡癘文

昔夏后氏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或魑魅之外  
魍魎之餘匿天命竊帝威不見形于鼎上者自夏  
后氏去繼為禍於人間被之者始若虞水監復  
羞落炎井眩瞀熒惑視之累形聽音重聲骨節

熏心已傾始或醒時奪人之情喪人之精兀若木  
偶昏如宿醒噫或飲食不節爽樂失所病于人者  
上則湯劑次則礦艾愈矣凡在是病者人也又非  
天也湯劑不可理礦艾不可攻嗚呼瘡之能禍人  
是非有知也既有知奚不效神為聰明正直不加  
崇於君子焉遂為文祀而逐之曰

癘乎癘乎有事君不盡節事親不盡孝出為叛臣  
入為逆子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瘡之有專祿  
恃威僭物行機上弄國權下戲民命天未降刑尚

或竊生尔宜癘之有責交取祿誨交結族一言不  
善禍發如鍼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癘之羣曼  
之色媚於君側巧笑未足已亡于國天未降刑尚  
或竊生尔宜癘之柔佞之言惑于君前委順未足  
國步移焉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癘之四星之  
位奉于紫宸肅牆禍起帝座蒙塵天未降刑  
尚或竊生尔宜癘之見災幸久聞禍樂成含養目  
貴恐垢貪榮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癘之癘乎  
癘乎尔目不盲尔耳不聾如向來所陳奚不禍於

其躬仁者必有厄義者必有窮見仁義而勿癘遇  
姦佞而肆凶非唯去乎物患抑亦代乎夫功癘乎  
癘乎苟依吾言而若是吾將達尔于帝聰

晉文公不合取陽樊論

三代之賞臣下以爵不以位不以器迨夫後世君  
弱臣強撥去古法能立一功者先伺君地焉能立  
一勲者先窺君器焉猶是於晉有三桓於齊有田  
常於楚有白公是嘗過有僭生焉甚者奪主從來  
尚矣且姬之列侯守其本封勝其主爵錫之以鍼

鍼分之以鍾彝休惑其民生殺於國其貴已極矣  
遇天下無事則行其德化奉其貢職居則待平巡  
狩行則赴於會同遇天下有事則申之以鍾鼓行  
之以征伐上以定王室下以正諸侯真侯伯之職  
業也是常節也周天子有賜宜以德讓之豈當  
更受其地也苟讓不獲聽受之者其罰可也其罰  
可也且天子之地方千里則不足以待諸侯諸侯  
之地既侵天子之甸由削枝者必反乎榦剝肉者  
必至乎骨何者勢使之然也如晉文既定襄王于

鄭鄖王勞之以地陽人不服晉侯圍之乃辱其宗  
祊苦其人民虐其甥舅嗚呼其亦不仁矣是晉文  
雖其入天子之功而有凌天子之威也當王之賜  
宜讓曰臣重耳以眇眇之德處專征之任遇翟寇  
肆虐天王失守宗廟臣敢興下國之師然先臣定  
王室乃臣之常也不足賞也苟天王違念小伐不  
寘諸刑列唐叔之祚獲臣有奉為賞厚矣苟以畿  
內之地為臣之邑是上濫其賜下僭其受也雖天  
王之荐寵臣其若宗廟之靈百姓之心後世之罪

何而晉文曾不是讓又請隧焉豈內輕畏周之凌遲外恃諸侯之強盛而為邪殊不知周王之尚守乎典禮也且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萬里焉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且王之所賜田皆在周甸也王明知在甸內與乎晉者是力不能制晉也如力足制晉肯以規方千里之内地與夫諸侯哉是王之語晉侯以規方千里者譏其受地也文公不悟卒而受之嗚呼文公之霸也有召君之譏請隧之僭不為

甚矣甚者在陽樊也

秦穆謚終論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苟如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聞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摯摯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爲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鯀鯀之不績天下之民譖禹以為功夫如是摯之與鯀是高辛唐堯誠用之也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人民尚陪之如是况先置者邪當

晉獻嬪姬之亂後襄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  
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  
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者足以相人國如先  
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  
於汾晉而穆公乃取公子摯之言乃先置夷吾是  
為惠公公之入也背內外之賂誅本立之臣燕先  
父之室故生民興誦死者無報卒身獲于秦而子  
殺於晉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秦人之罪也夫  
華立八年不善而去鰥用三載弗績而誅况晉惠

公之在位作宗廟之靈燭為社稷之稂莠一立十  
五年其為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為繆尚疑  
其謚得斯人也可以謚繆為定

漢斬丁公論

忠之爲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必猜悞貳其心  
不以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上有過  
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悞之足入乎上有忌愈  
乎進不  
愈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間去懼乎心不懼乎  
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愷生而仕者上有過

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  
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悞而貳其  
心也上有忌必姦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  
聰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精辯之是  
從必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上有間必佞  
彼愛取乎厚也必詣彼倖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  
倖不可詣即苟而已矣是疑懼貳其心者乎嗚呼  
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悞而去項乎淮南不以  
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去彼而

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  
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殺誠惻隱之仁者豈有  
猜悞辨說疑懼者耶有利則存不利則亡者耶與  
其不忠則彼三侯者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  
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為當噫漢之初立未為無人  
乎丁公就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固之命也悲  
夫

周昌相趙論

夫剛柔之分在乎性得失之機系乎用苟剛暴則

勝柔柔以則勝剛物之常理也或用之以則處柔以柔處剛其機必得矣如以柔處剛以柔處柔其機必失矣周易之性剛也呂后之性剛也漢祖以百歲後以趙王如意為憂故繫昌相趙嗚呼漢高之意非逞志於一時納慮於一謀而相昌乎不然何其用之失也如以昌之剛足以固趙國則趙之兵甲能當漢乎是不可一也如以昌之剛足以固趙王呂氏微弱一郵夫之力耳不可二也如以昌之節足以存趙不過半死死則趙王既微耳是不可三也卒使百歲之後如音冤修周昌實死惜哉漢祖未崩前猶力挽南軍以昌領北軍以陳平為謀主則昌之令產叔之謀不能當臨大難而不迴秉太節而不悖之也若使握軍政執相權昌能之其奈何謚用

### 懷母頌

孔父稱唯小人與女子為難養也夫女子之忠貞義烈或聞于一時小人之奸詐暴亂不忘於一息使千百女子如小人奸詐暴亂者有矣使千百小

人如女子忠貞義烈者未之有也則安國侯之母也不以項強而劉弱俾子事項不以子背君而別事而有忿色對暴君而抗大節捨其生而踐死地嗚呼春秋書解揚致晉君之命漢史稱周苛拒項籍之爵方諸陵母誠未為忠何者男子少服教壯行義忠義貞烈雖死不辱鼎鑊在前而不懼鑊笮被體而無怨乃男子之常事也至夫女子少隱惟薄壯執箕箒豈嘗熟於忠貞義烈哉是女子之有是者由百物之有瑞者矣豈易為哉豈易為哉

非沈約齊紀論

沈約作齊紀論云太廟四時之祭各以平生所嗜饗之漢明帝夢光列皇后明日車駕至廟躬拂帷惺親易粉澤前史以為羨談此亦先代之舊典也日休曰薦饗之儀籩豆之數聖人之制定矣苟非通如周孔不相沿襲者謂時有人乎無其人制之謂乎非也宜矣脩其書不正而反贊之謂乎妄也又宜矣夫屈到嗜丈屈建薦之為乎合禮曾皙嗜羊棗曾子不食之謂乎不忍一隅之國禮文不備

宜哉約以方之漢明大孝過矣

正沈約評詩

周詩曰駟驥彭彭注曰駟馬白腹曰驥議者言上周下殷沈約又云驥者蓋三家之色相勝又示周殷相代也目休曰天之命也必以二德則文王自信矣何為不受殷禪哉詩曰文王受命作周又曰文王有明德俾其率天下之義師取一隅之凶主南面於殷其能昭昭矣然非人事不可也天時未可也豈不可謂殷之賢人尚衆與庄紂而易政也豈

能以駟驥之色示乎代殷哉嗚呼禪代之事符于天命必不可以駟驥之色勝之也謂堯之運為火歟則車服一當從其色則堯不當乘白馬冠黃收衣純絃也故聖人繼運以德受禪以仁如以馬之色示于代殷則吾以聖人用于左道矣或曰若然者奚著曰毛公悵箋沈約過釋

補泓戰語

宋襄公伐鄭楚伐宋而救鄭與楚會泓戰既濟未陣司馬子魚請擊之公不以戰卒敗而退公羊氏

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日休補其文曰聖人制  
民患其力不可禁也設法以刑之患刑之不可止  
也用武以兵之兵之既出也民秉之為格殺執之  
為攻殘故聖人施金鼓以節之用羽旄以飾之為  
蒐狩以教之自三代以降春秋之時禮樂之征弛  
掩襲之弊廣窮其力者璧角觝者爭其勝負並駁  
者競其先後胡為仁讓哉文王聖人之至也雖以  
德化未聞不兵而獲者然則伐大夷征密須敗嗜  
國伐崇侯虎襄公始戰齊而納孝公次及于泓則  
丘明之旨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於此罪也

云不禽二毛不以阻隘夫聖人之愛民也班白不  
提挈又云一夫不獲其所豈能區區於死地決其  
勝於人命哉較其戰也文王不為也噫公羊氏違  
丘明之旨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於此罪也

獨行

士有潔其處介其止於世者行以古聖人止以古  
聖人不顧今之是非不隨衆之毀譽雖必不合於  
祿利適乎道而已矣要以今是我之非我非今之  
是彼知於我者聞毀適足譽不知我者聞譽適足

毀昧然不顧其是非毀譽者用之嗚呼士之道得  
不顧其是非毀譽者用之則天下之治不啻半於  
淳古矣今之所譽者處以古聖人以今達者聞是  
則進聞非則迨有愛者聞毀而竦之有不合者聞  
毀而洽之故道不加於世業鮮異於衆則其人貿  
貿於祿利嗤嗤於朝廷望天下之治不啻於淳古  
也難以哉

### 法言後序

法言孝至之篇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者說者

以為楊子遂偽新之美又以為稱其居攝之前云  
嗚呼日月豈卒能遂莽乎未若無阿衡之稱也噫  
既有其文不能無其論吾得之矣在羨新之文乎  
則雄之道於茲疵也

皮日休文集卷第五

第 95124 号  
平成 3.11.12  
聖和学  
大  
短  
圖書館

928

七

/



